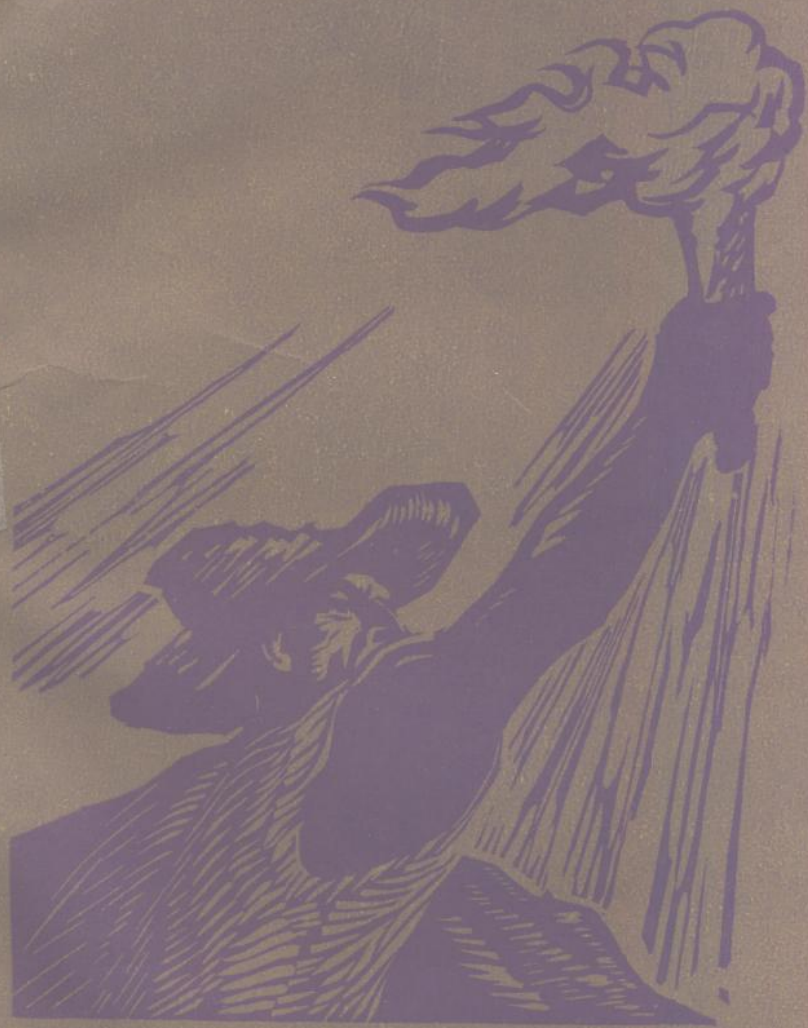


# 拉丁美洲文学简史

托雷斯——里奥塞科 著

吴 健 恒 译



1730.9/1

# 拉丁美洲文学简史

〔智利〕阿图罗·托雷斯—里奥塞科著

吴健恒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685113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北京

6.5.1.0

## 拉丁美洲文学简史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214,000 开本 $850 \times 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9\frac{3}{4}$

1978年4月北京第1版 197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

书号10019·2593

定价0.74元

Arturo Torres-Rioseco  
The Epic of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S.A., 1959

## 出版说明

拉丁美洲文学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在十六世纪欧洲殖民者入侵之前，中、南美洲的印第安民族就建立了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在随后长达三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时期，在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白人、黑人中间，逐渐形成了以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以及各种印第安语为主的民族文化，并且从十九世纪初的独立革命运动开始，在各国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长期斗争中不断发展。拉丁美洲各国自己的民族文学，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本书系统地论述了十六世纪开始，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前后拉丁美洲文学发展的过程，以西班牙语国家流行的文学思潮为线索，介绍它们的重要作家和作品，并为葡萄牙语为主的巴西文学专立一章。

本书的优点是简明扼要，例证丰富；对于了解拉丁美洲文学发展历史的概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者阿图罗·托雷斯-里维拉，生于1897年，是智利有名的文学评论家和文学教授。除了本书之外，还著有《现代主义的先驱》（1925年），《鲁文·达里奥：语言纯正主义和美洲主义》（1931年），《西班牙美洲的小说》（1939年），《美洲当代小说家》（1940年），《拉丁美洲文学论文集》（1953年），《西班牙美洲新文学史》（1960年）等作品。他长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

大学讲授拉丁美洲文学，本书即是以美国学生为对象用英语写成的，1942年初版（1945年出版西班牙语版），1958、1959年两次再版。

在这本文学史中，由于作者强调西欧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文艺对拉丁美洲文学的影响和作用，因而没有充分从拉丁美洲各国本身社会、政治、经济的基础中深入探讨文学现象产生的原因。但是作者重视并且突出了拉丁美洲文学历史过程中民族文学的建立和发展，则是值得注意的倾向。

**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为了使我国读者了解拉丁美洲文学的历史，因将本书翻译出版，供研究参考。

为了便于查阅有关资料，我们取消了原书索引，另外编制了附有原文的人名、书名索引（限于本书论及的拉丁美洲作家和作品），附于书后，并入附录。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1978年1月

# 目 次

第一章 殖民地时期	
英雄的十六世纪 .....	1
历史 .....	3
史诗 .....	12
巴洛克式的十七世纪 .....	21
阿拉尔孔 .....	28
索尔·胡安娜 .....	31
西班牙式的规范 .....	38
第二章 西班牙美洲的浪漫主义浪潮	
独立：浪漫主义的开端 .....	42
三位诗人 .....	47
浪漫主义的崛起 .....	55
文明和野蛮 .....	63
《玛丽亚》 .....	72
浪漫主义的尾声 .....	76
第三章 现代主义和西班牙美洲诗歌	
现代主义运动 .....	83
逃避现实的诗人 .....	90
鲁文·达里奥 .....	101
新世界主义 .....	109
战后的诗歌 .....	118

	黑人诗歌 .....	127
第四章	加乌乔文学	
	加乌乔：民间文学的根源.....	135
	巴雅多尔 .....	141
	加乌乔史诗.....	145
	正规文学中的加乌乔.....	154
	弗洛伦西奥·桑切斯.....	157
	加乌乔小说 .....	159
第五章	西班牙美洲的小说	
	现实主义小说 .....	170
	城市小说 .....	175
	大地小说 .....	180
	借艺术遁世的小说 .....	193
	心理和哲理小说 .....	199
第六章	巴西文学	
	葡萄牙殖民地的规范.....	210
	殖民地文学 .....	213
	独立：巴西文学的诞生 .....	224
	巴西诗歌 .....	227
	巴西的散文小说 .....	244
	当代的小说 .....	252
附 录		
	注释和参考书目 .....	258
	人名索引 .....	282
	书名索引 .....	291



# 第一章 殖民地时期

## 英雄的十六世纪

对西班牙来说，十六世纪是征服者的时代。在这个新世纪开始之前八年——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同年，主要由于费迪南和伊萨贝尔的努力，西班牙终于完成了统一。贵族的权力被摧毁。就在这一年，既看到哥伦布的帆船于汹涌的大西洋上航行，也看到格拉纳达攻克，从摩尔人手中光复西班牙的长期斗争宣告结束。一个伟大的国家建立起来了，这也许是罗马帝国以来最伟大的国家！一个征服者和英雄辈出的国家。

“人人都是皇帝！”似乎成了那个时代西班牙人的座右铭。想象力、冒险精神和雄心壮志都无限度。西班牙人既在物质世界也在精神世界进行征服。正当科尔特斯、皮萨罗和巴尔沃亚为卡斯蒂利亚的皇室发现并占领新的疆土的时候，圣以纳爵·德洛约拉组成了基督的士兵的耶稣会，圣特雷莎探索着神秘的世界，而唐吉珂德（在下一个世纪刚刚开始之时，投身于象征性的生活）为了寻找人间不平，伸张正义，扶危济困，仆仆风尘于拉·曼却道上。这个十六世纪是西班牙“黄金时代”的开端，画家、音乐家、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学者、历史学者和科学家，都为帝国光辉灿烂的精神领域作出了贡献。这是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时刻：西班牙在创造一种新型的文化，而同时又在改变着人所共

知的世界的面貌。

的确，十六世纪开始时，西班牙人有着征服者的精神素质：伊比利亚半岛刚刚进入文学上极为辉煌的时代，堪与任何国家相媲美。西班牙的意大利诗歌流派，如布斯孔和加西拉索，正在为路易斯·德莱昂修士和圣胡安·德拉克鲁斯那样伟大的抒情作家开路；洛佩·德维加杰出的前辈胡安·德尔恩西纳和托雷斯·纳阿罗，为西班牙戏剧奠定了基础；骑士故事风靡一时，而流浪汉小说即将在整个小说领域占据支配地位。在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崛起了一代新柏拉图派哲学家；弗洛里安·德奥坎波和赫罗尼莫·苏里塔则为文献历史的新概念开创新路；国际关系法的当代理论，也在发展之中。所有这些，都是在精神领域内取得的成就，是西班牙个性的表现。这个民族的蓬勃旺盛精力，需要得到出路。一方面是思想，另一方面是新世界，这两个方面就是宣泄西班牙天才的合适渠道。

就在这个幸运到来的时刻，发生了新大陆的发现、征服和开拓的这个奇迹；这是交织着戏剧、史诗和抒情诗篇的大事。西班牙把自己的生命的鲜血向这个新天地倾注。它恣意地贡献出它的一切，包括它的伟大和它的弱点。英雄的航海家借口寻找一条通往印度的新航路登船出海，可是眼前却悬着一幅神奇发现的幻景；地图测绘者、宇宙研究者、造船技工、学生、海员和冒险家，都把他们的命运寄托给陌生而又神秘的海洋。命运提出挑战，大洋的征服者应战了。他战胜无知、怀疑、反对和仇恨；他制服海洋；他发现了一个新世界。他的后面跟着来了土地的征服者——无畏的探险家和统领。他们蓄着大胡子，身披铠甲，把自己的剑柄打成钉子，自己制造火药，投身于征服当地的帝国，统治千百万人民和开拓地图上没有的大陆的工作。

西班牙美洲的物质的征服已经开始，精神的征服几乎立刻接踵而至。神甫紧步士兵的后尘，有时还走在他们的前面，企图使“沉沦于异教”的印第安群众改变信仰。学者、科学家、语言学家，降临到殖民地，开始了他们的学术工作。在新的征服完成之后，印刷所相继迅速建立；那是在科尔特斯之后十八年，皮萨罗之后五十年。有名的大学开办起来；墨西哥皇家和教廷大学创建于1553年，利马圣马科斯大学创建于1576年前后。总督府成了纯粹艺术活动的中心，经常举行赛诗会。征服在认真地进行，因为这些教授、教士和工匠，和他们那些带着弩机和火枪深入林莽和沼泽的同伴一样，都是征服者。西班牙文化和西班牙征服者一样，也在迈步跨过新世界。

这一广泛的西班牙的征服，具有真正的英雄规模，它激发起一种具有独特英雄气质的文学。活生生的历史得要写成文字，这就形成了编年史。非凡的业绩得要歌颂，这就产生了史诗。这两个类型：历史和史诗，因而成为西班牙美洲文学的开端。它们通常是由亲身前来参与这一伟大新冒险的西班牙人按照西班牙的风格完成。然而由于这个原因，它们可以被认为是真正的美洲作品，因为它们是由这些不是因为生在新世界，而是因为移居新世界而成为美洲人的人（就象相继而来的许多人一样）所写成。

## 历 史

每个征服者，不管他是军人、教士还是航海家，都是他带到美洲来的文化的代表。他的任务要求他进行压服和传播文明，而且用语言予以阐述。因此，哥伦布自然而然成为描写与新世界进行这种接触的第一个人。埃尔南·科尔特斯（1485—1547年）

写下他著名的《奏呈》(1519—1526年),第一个向他的君主呈报他的工作的详尽的历史记述;以后的征服者和历史学家继续这种记载,他们的作品构成了殖民地时期文学的第一种伟大类型——以美洲为题材的编年史。从文学观点来看,他们之中最伟大的历史家也许是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关于他的著作,一位当代美国诗人说了下面的这一段话,表达了这整个类型的神采:

大约十二年前,我在巴黎的一家图书馆里偶尔发现了一本贝尔纳尔·迪亚斯的《征服新西班牙的真实历史》。从这本书中,从这本仍然生气勃勃,仍然充满人情味,仍然活跃地呼吸着的令人信服的墨西哥历史之中,我似乎是第一次领略了中美洲的经历——这种经历是美洲的,因为它不可能是其他的;这是所有不管说哪种语言的真正美洲人的经历;这是飘海西航来到这个陌生而又危险的国家,向往远处富庶而迷人的城市的旅程的经历。<sup>[1]</sup>

到现在,这一大堆史籍对历史学家比对文学研究者更具有吸引力。可是,其中有些人的名字是每一个人都应该熟悉的:王室史官洛佩斯·德戈马拉(1510—60年),写了并非总是精确的《西印度通史》(1553年);何塞·德阿科斯塔(?—1599年),写了《西印度自然和伦理史》(1590年),一部仍然为人类学家和文人所珍爱的书。阿尔瓦尔·努涅斯·卡维萨·德巴卡(1490?—1564年?),在激动人心的《沉舟及评论》(1542年)一书中记载了他在北美洲倒运的冒险活动;加斯帕尔·德卡瓦哈尔(1504—84年),写下了人类所从事的最耸人听闻的一次探险的戏剧性故事《亚马孙河的发现》(1894年出版);谢萨·德莱昂(1519—60年),参

与皮萨罗神奇的征服的一名士兵，编撰了一部《秘鲁史》(1553年)。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1475?—1566年)以《印第安人灭亡简述》(1552年)而闻名，对西班牙人虐待土人作了感人的但也是夸张的描述。阿尔马格罗扈从中的一个修士克里斯托瓦尔·德莫利纳(?—1578年)，在《秘鲁的征服和拓居纪事》(1552年)一书中，记下了探险安第斯山脉的一些场面；阿隆索·德贡戈拉·马莫莱霍(?—1576年)奉巴尔迪维亚之命来到智利，后被任命为“土人巫师侦缉官”，在《智利史》(1575年)中对人和事作了真实的描绘。

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但是在所有的历史家中，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多(1478—1557年)才真正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历史家。他为这个雄浑的处女大陆的奇观异景所打动，写下了《关于西印度海中的岛屿和陆地的通史和自然史》(1535—57年)。他本人是一个征服者——作为王家军官和地方长官，他的生活变动剧烈，经常来往于西班牙和卡斯蒂利亚·德尔奥罗与卡塔赫纳之间，直到最后成为圣多明戈的“要塞司令”——他挤出时间写作关于纹章、世系和宫廷生活的作品。但是他的杰作是这部关于西印度的不朽名著，是西班牙美洲的第一部也是最精细的一部历史。直到今天，读者对他所描写的美洲动植物乃至小如萤火虫那样的虫子，读来还会津津有味：

这些岛上都有很多飞虫和甲虫。它们在夜间到处乱飞，象西班牙叫做萤火虫的那种虫子一样闪闪发光……可是特别有一种叫做“科库约”的，很是奇怪……这种虫子……大如拇指尖或稍许小一点。它长着两片硬翅，底下还有两片薄一些的翅膀。当它飞落下来时，就用上面的翅膀掩护住

下面的；它的眼睛象两支蜡烛那么发亮……因此，要是抓一只关在黑房子里，亮度就足够念书或者写信……在这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经常发生战争。战争发生时，基督教徒和印第安人都利用这种亮光，以免和自己的同伴走散。特别是印第安人，更会抓这种虫子。他们要是想让人从一里格之外都看得见，就把它串成环挂起来……〔2〕

可是，纯粹作为艺术作品来看，没有一本编年史能与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1492—1584年）的《征服新西班牙的真实历史》（1552年）相媲美。这位贝尔纳尔·迪亚斯作为一个普通士兵来到美洲寻找发财机会。他跟随科尔特斯入侵墨西哥，找到了财富——这财富不仅包括金子，而且包括几处箭伤（其中一箭射穿了他的肋部），喉管附近一处矛伤，以及一个漂亮而高贵的印第安姑娘。这一次征服，使区区几百名西班牙人成为阿兹特克帝国的主人，其故事性显然胜过任何小说。贝尔纳尔·迪亚斯以“我在场”的口气，把它全部讲述了出来。从最初两次远征这个陌生地区的尝试开始，到科尔特斯舰队的到达及其焚舟；向内地的进军和乔卢拉的大屠杀；经过湖堤进入雄伟的岛城墨西哥，两边的陆上和水中都耸立着一个一个的市镇；蒙特苏马的投降和他象女人那样地哭泣着宣誓效忠西班牙国王；派来惩罚科尔特斯背叛的其他西班牙人的战斗；最后重返墨西哥城的血腥进军，屠杀和火烙起来反抗的居民；围城八十五天之后首都的最后陷落。很难想象一个更引人入胜的故事，而谁也比不上贝尔纳尔·迪亚斯讲得这么好。

要对贝尔纳尔·迪亚斯作出充分的评价，不应当按照他当时的标准而应当按照现代的标准。在当代，批评着重于一个作

家的个性，着重于历史中的民主规范，而他恰恰在这些方面超群出众。例如，把他和戈马拉相比，后者是一个修辞学的教授；和拉斯·卡萨斯相比，后者引证李维，申述道德观点；和后起的索利斯相比，后者是按“事情本是如此”的毫无生气的学院历史形式来写墨西哥的征服。贝尔纳尔·迪亚斯幸亏从来不是什么教授；他只是描述他亲眼目睹和亲自参与的事情。他的叙述不为咬文嚼字所累，因而使他的风格特别清新。他的描写细致、生动而具体；一切事物在他的字里行间都栩栩如生。例如：一个印第安市场，甚至远征队中每一匹马的名字和毛色（对此他几乎用了病理学的眼光）。贝尔纳尔·迪亚斯的书中充满了令人难忘的生动的情节，如下面这段对一个娶了印第安妻子的白人的描写；这人是科尔特斯想从印第安人那里赎回来的两个被俘的西班牙人之一：

过了两天，这些信才送到一个名叫赫罗尼莫·德阿吉拉尔的西班牙人手里，因为我们打听到这就是他的名字。他读了信并收下我们给他送去赎身的玻璃珠以后，他非常高兴，就去献给他的主人酋长，请求准许他离去，酋长马上答应准许他随便到什么地方去。阿吉拉尔动身到了五里格外他的同伴贡萨洛·格雷罗住的地方，把信念给他听，他却回答说：“阿吉拉尔兄弟，我已经结了婚，有了三个孩子，印第安人把我当作酋长和作战指挥官看待——你走吧，上帝保佑你，可是我脸上刺了花，耳朵穿了孔，西班牙人要是看到我这副打扮，该怎么说呢？你瞧，我的这几个孩子长得多好，看在上帝面上，请把你带来的这些绿珠子给我，我要把这些珠子给他们，说是我的兄弟从我的祖国送来的。”贡

萨洛的印第安妻子怒气冲冲地用她自己的语言对阿吉拉尔说话，对他说：“这个奴隶到这儿来跟我丈夫说话干什么——滚你的蛋，不要再噜嗦讨厌了。”〔3〕

另外，贝尔纳尔·迪亚斯的突出之处，还表现在他鲜明的个人看法上。他的笔不加掩饰地流露着自负，对吹捧过甚的科尔特斯流露出几乎是仇恨的情绪，激昂地表示深信征服不是靠这位统领而是靠远征队的四百名士兵完成的。他写的战斗场面，除了细致多采之外，还由于有普通士兵的活动而十分生动。下面有一个例子，描写步兵对一个印第安山寨发动一次未成功的强攻，当时科尔特斯和骑兵则在平原上观望：

我们开始爬山时，在上面据守的印第安人滚下那么多的巨大石块，看着它们弹跳着猛飞下来真是可怕。我们没有全给砸死，确是奇迹。一个名叫马丁内斯的士兵倒毙在我脚下；他戴着头盔，可是他既没有叫一声，也没有说一句话。我们照样前进，可是这些在我国叫做“滚石”的大岩块乱滚着如飞而下，跳跃着撞裂成碎块，一会儿又砸死了两个好士兵：古巴财政官的侄子加斯帕尔·桑切斯和另一个叫布拉沃的。然而我们照样前进。然后，又有一个叫阿隆索·罗德里格斯的勇敢士兵被砸死了，另外两个伤了脑袋，其他的人几乎全都伤了腿，然而我们照样坚持向前挺进。

我在那些日子里很积极。我一直紧跟着旗手科拉尔。我们躲在山边的坑坑洼洼下面，以免给意外的飞石打中；我沿着一个坑洼向另一个坑洼往上爬，免得砸死。旗手克里斯托瓦尔·德尔科拉尔藏到长在这种坑洼里的满是尖刺的



浓密树丛里，脸上鲜血直淌，军旗也撕破了，叫嚷着：“啊，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兄弟，没法子再前进了，就藏在这坑洼里吧，当心别让这些飞岩滚石打中你，因为连手脚都动弹不了啦，更不用说往上爬了。”〔4〕

贝尔纳尔·迪亚斯由于这种高度独创性的特色，受到许多批评，特别是在过去的时代。蒂克诺尔（他的评价是在上个世纪作出的）无理地断言贝尔纳尔·迪亚斯不知道怎么写作，而且自视过高。可是，贝尔纳尔正是因为这种他个人的缺乏技巧的强烈倾向，才使他的著作具有独特的价值，成为创造性的作品而不仅仅是历史的记录。他的整个故事是以毫无做作的惊人的现实主义叙述的，表现出他对戏剧性的东西极为敏感，能使其逐渐增强而达到最后的高潮。由于这个原因，他的著作被列为西班牙语语言中最伟大的通俗历史（以区别于正式历史）之一。在这一点上，贝尔纳尔·迪亚斯是具有西班牙特色的，他遵循洛佩·德维加在戏剧方面，圣胡安在神秘诗歌方面，塞万提斯在小说方面作出范例的反古典主义的民众的文学观念。他的《征服新西班牙的真实历史》可以恰当地看成是所有新世界的编年史中最具有西班牙特色的（在上述的意义方面），而同时又是最具有美洲特色的（在细节和使用当地词汇方面）作品。

自然而然地，西班牙美洲人的第二代对征服者们树立的这种榜样，不可能长期不予理睬。不久之后，土生的历史家就拿起笔来描写美洲。年轻的土生白人，印欧混血种人甚至印第安人，企图在看来很容易达到的成就上争雄；但是，由于征服和探险的道路已经不通，他们就企图扬名于宗教和历史及文学领域。他们的努力并非没有成果，因为在十六世纪后半出现了几个出